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九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九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雜著

急就章 并序

急就章小學之流也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始爲之初秦李斯等作蒼頡爰歷博學等篇而漢興以來徒隸之字是用字學日以不正游乃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爲三十二章東漢杜度張芝善草法用以寫此章號章草世遂爲草書起於游而不知游所用者

本正字也其學至唐猶傳蓋所傳者讀而其體則無傳矣宋大儒廬陵歐陽公及四明王應麟復以州名姓氏爲之則皆棄其體而用其讀者然今之習其讀者固亦鮮也余治經之暇偶取禹貢詩周官山川草木鳥獸六官之名爲三篇以示諸子姓殆猶續古小學之遺意非敢爲博雅君子道也

禹貢山川名急就章

渾沌既判二氣分清升爲乾濁爲坤疑而結者山嶽安其融而液江河奔錯峙襟流互以陳井列碁布莽芸芸涪水滔天未得平下民昏墊汨且泯蛇龍猛獸

況害人帝命神禹盪斯民隨山導川木是刊躬乘四載劬厥身九山九川各定名九州區別乃可遵翼充青徐揚豫荆梁雍俱以山川均乃若崑崙穹窿實號山宗支爲兩條介于土中衡南華西恒北岱東是謂四嶽各鎮厥封大別大伾太岳太行叶音粵大粵太以言其崇終南西傾内方外方叶音或復稱陽名以方從王屋蟠冢底柱析城神融切及乎碣石名以狀同雷首壺口陪尾名以躬鳥鼠能羽龍門名以禽容切名從山者岐嶧岍嶓岷從草木者荆蔡梁栢桐若大三危合黎敷淺原積石朱圉惇物蒙其名既不一其

處孰能窮又若海爲鉅物百川攸歸江河淮濟四瀆
並驅齊絕而漳續亦自達海涯灘汎汶潔汭泗沂漢
汚滄沱洛雜淄沔渭澧澧漾漆沮滎洛瀍澗滄浪葦
波荷之流皆順施雷夏恒衛孟津伊大野雲夢桓和
夷彭蠡震澤匯以者休屠之陂黑水弱水西導之若
夫覆轡馬頰徒駭太史叶音思簡潔高津鈞盤胡蘇厥
爲九河改道莫稽沉元漸辰叙酉澧并湘資厥名爲
九江洞庭摠於斯岷蟠及豫章婁淞東江湄厥爲三
江名傳聞各異辭維禹九年功旣成九土底績又以
寧六府孔修三壤貞五服遠通賦重輕萬國封建土

姓明聲教所暨罔弗承東漸西被朔南臻庸錫玄圭
告虞廷洛龜呈書獻瑞徵厥功盛矣不可形萬世永
賴天地并

詩草木鳥獸各急就章

天地兩間糝羣物有萬其彙賦形質厥分飛潛及動
植名殊實異不可詰要繇一氣所從出其初勾萌始
甲拆苗生條抽根幹立春生秋成自華實翺飛蟬行
蠢動息其生變幻胎卵濕含靈宵翹紛澌澌詩人詠
歌亦偶及散指槩見在篇什今可攬者不百一有若
荇葛芹藻芣苢蘩葍菲薇蕨茆蒲蘋蕭蓼葶荼苦薺

藍茨茅葭茨萑葦荏菹艾茹蘆芡薺菅葍莠蓬荏菹
芭蘭著要苴苹蔚菜藺蘆蒿蓬蒿薤芡葵荏
韭鬱諼卷耳唐臺芻綠全紅即游龍二名兼芍藥齒
苜荷舜丹筍麻匏瓠瓜𦉰絲黍稷稻穀粒且堅植樨
拒秬穆稌糜梁粟來牟稂稗存又若松柏棠棣杖杜
樞椅桐杞梓枌棗榆檜檀栲柎椴柞梧栝櫟檉檉棘
櫟檉柳楊榛楛漆枸檉膠株楸榭楚扶蘇桃李梅栗
棗木瓜叶音姑綠竹猗猗亦其徒又若鳳凰睢鳩鵲燕
鷲鴻鴈鷲鷲鷲鷲叶音英鶴鶴鸞鶴鷓鴣并鳧鷖鷖雄
雉牝雞鳴鴟鴞鴟鴞鴟鴞脊令晨風鶉雀鳶隼鷹玄白



黃鳥黑鳥生交交桑扈及蒼庚又若麟趾騶虞麋鹿叶音
天豕豝豞豠象豢豣豤豥豧豨豩豪豫豬豭豮豯豰豱
狸狌熊羆貔豹狼虎虓象兕豺貉狙鼠猫我馬維駒
駟驕驂騏馬駟駮駱駟驥駟驪駟騅駟駟駟駟駟駟駟
黃皇駮駟它若螽斯蝦蟇青蒼蠅蟋蟀蝓蛄蝓蝓蝓
虺蛇蜴蜃蝻賊成蜂螫與蠶善惡明伊威螺贏及螟
蛉蚘蚘叶音蠃宵行莎雞即是促織名魴鰈鰈鯉鯉鯉
鱮鯢鰻鮠鮓魚是微鱉亦其屬龜最靈龍輔之龍亦
可形所貴君子能多識一物不知恥不格古今異稱
方言隔傳聞之譌須考覈後來離騷歌草木叶音爾

雅蟲魚疏尤悉維茲纖瑣難具述略叙其目資翰墨
周官官名急就章

維王受命宅中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乃制六官
以爲民極六官之屬三百六十位列崇痺事別緩急
大綱小紀防範周密猥冗纖瑣莫不畢集天官冢宰
其屬則大宰小宰官正官伯庖亨饗膳甸獸獻鼈酒
漿凌籩醯醢醢臘腊掌舍閭寺掌次幕幕絲采皮幣夏
采職歲縫染裘履書服追會醫分瘍食府列玉大內
府外府內豎內臣內宰職內九嬪世婦女祝史御地
官司徒其屬則師保州縣族黨閭比鄉遂里鄰鄙鄩

旅市廛胥土均門閭稍委封牧鼓舞充牛載羽士訓
誦訓山虞澤虞州泉林草稻稼葛荼節迓卣角炭蜃
舂饌倉廩塲圃祿亭舍遺春官宗伯其屬則典瑞典
命司尊司筵鬱鬯雞龜莖菴卜口庸噐車服瞽蒙同
千磬鐘笙鏞鞀箛篥常樂夢師胥稷瞭職喪冢墓祧
祀詛祝保章巫肆典路鞅鞶馮相天府世婦諸史諸
宗夏官司馬其屬則司馬虎賁羅畜鳥羊戈盾弓矢
環弁甲兵旅綏節服挈壺射相庾固圉圉川原山匠
揮繕橐校戎馭僕量牧險燿候田道右勳小臣司士
小子職方懷方土方合方訓方形方秋官司寇其屬

則盟約民形鄉遂縣都蝨雞條狼蠻貉閩夷犬人砮
族蜡氏象胥司烜赤友銜枚野廬萍柞翦訢雍翼交
儀刺金貨賄庶庭修閭禁梟殺戮囚圜伊宄真客察
憲寤家壺方朝等士行人大夫冬官司空其屬則車
輜輪輿弓函築雕表慌廬匠韋鞞冶陶鐘磬鳧鮑抑
臬梓桃旒玉之類考工所條粵肇繇唐虞爰建九官
厥職若簡衆務並兼迨茲成周而六官乃全綱舉目
張其亦已繁然姬公所制真聖作焉後有王者苟志
古先關雎麟趾治化旣臻舉而行之不粲然可觀何
羸秦而下私意是專事不師古官制駁然幸典冊所

載遺跡班班叙次梗槩用竢後賢

演連珠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論以
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觀而
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
逵傳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禕讀
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爲五十首雖
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於
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王禕序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

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騰蛇游霧應龍凌雲蛇則何威霧以濟其威龍則何神雲以顯其神是以人君所托者權之盛人君所乘者位之尊桀爲天子因能亂天下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

臣聞人之於物取爲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方位天地道有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爲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爲治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檀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蠱壞一日而有餘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
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

御羣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
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
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
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涵之
以德義不知其爲惠適之以法律不知其爲刑

臣聞事以順爲便物以適爲安爲損賜者非負之而

升木爲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
以爲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爲恩

臣聞網以綱爲總服以領爲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
而裔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
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天道默運寒暑調而人不知天象昭垂景緯明
而人易覩是以一人之術教化出於朝廷一代之法
憲令著于官府術以潛幹民靡察其由法以顯施民
莫踰其度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

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絃不鳴羣徽具而絃調車非轂不行众輻湊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揔天下之智為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為威勢臣聞句粵之鋒鏃以精金用為楛筮則何擇於槁樛

蜚景之劍威奪白日用以割獲則何異於鬪刃是以量材受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臣聞君人之職用相為先宰相之任惟賢是舉是以傳品求說徒憑寢象之符莘野聘伊不假官資啟

臣聞人材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末之弃置乃興王之倚毗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

臣聞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豈忘已以徇物寧枉尺而直尋是以德周乎萬物者中庸之道道濟乎天下者聖賢之心

臣聞出處異致用舍殊方裕於已者及物之心弘潔
其身者爲我之道長是以孔孟憂時冀尊王而輔帝
巢由傲世甘薄帝而輕王

臣聞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磨石
以抱玉而質碎自銜厥美者物之愚自貽伊患者物
之昧是以蘊節韜光智士所以密其外繕
人所定其內惟內外之旣完故始終之無悔臣聞
神龍遊九淵以有欲而見擾威鳳生於丹穴以無求
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苴齊
冠冕於羈累上卿干乘魯連却而弗顧弘壁十朋亢

倉睨而不視

臣聞石韞玉而山潤川沉珠而淵媚是以處士隱晉
鄙人皆善良德人居商岳物無妖厲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旣無絕地
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
以德求士致士之實効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錄
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筭英布刑墨其質
本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楊朱履善其能不足位軫
臣聞直道而事人者不嫌於去就盡忠而愛主者不

易於生死是以展禽三黜而無怨史魚尸諫而終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關雎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權輿是以周家致理太妙之德既盛漢室構亂呂氏之行元汙

臣聞陰以靜爲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爲用而必謙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晏鳴詩陳周后之戒輦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冶容者亂之媒尤物者禍之宗是以徵舒宣淫而陳國亡妲己肆院而殷祚崩臣聞婦女之賢或由性稟忠義所激初非勢驅是以

周嫫不卹緯而憂王室之弱莒婦自投紵而復丈夫之讐

臣聞水炭不共器薰蕕不同室淑之長者慝之消邪之伸者正之詘是以有誠無僞天性之常理去惡存善聖人之至術

臣聞道貴樸素實悖時好時尚文華已離道真是以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彝之秉臣聞天地之運有始而無終陰陽之變有消而無絕

是以嚴寒殺節墻根之草已生虐暑薰天井底之泉
猶列

臣聞力不久盛勢無長雄月方滿而遂缺雪乍積而
已融是以履崇貴者持之以恒則可保居濫富者守
之以虛則能終

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兔兔無不斃萬人彎弧以向
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並戕防欲如禦
寇收心如括囊欲弭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亾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水出於水而水道水烟微
則火盛水泮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違

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蔽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由情
靜而斯遂

臣聞物有可悅情所同好然而糟糠不飽者寧慕乎
梁肉短褐不完者豈思乎文繡是以惠在周人之偏
急欲不資人之兼樂

臣聞法以伸情法或爲情而詘理以明事理或因事
而晦是以舜雖爲君無以處其弟孔雖將聖未嘗語
乎怪

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而劍之
爲藝專於僂人鏡之爲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

乃可以爲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臣聞智有所遺力有所虧何則一心不可以二用四體不可以八施是以弈秋隸首之精思心在笙鴻而弈算廢逢蒙王良之巧藝體屈弓馬而射御違

臣聞跛鼈企飛兔頑蛇化神龍其趨殊塗者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塗人可以爲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丈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賈不爲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爲失歲而不耕

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已知守之以固世不我用履之以貞

臣聞玄聖既往大道分源遠而流益漫根蹙而枝益繁是以八儒三墨衆學乖離而無統諸子百氏羣言有亂而非真

臣聞物有千變事有萬殊執其中而物理可契據其要而事情不渝是以刊繁削亂乃探乎學本統宗會元斯詣乎道初

臣聞百聖之旨宗乎道德六籍之學本乎仁義是以達而堯舜以成化而致治窮而孔孟以立教而垂世

名實貫於古今體用同於天地

臣聞天地分而生禮陰陽合而興樂大禮本於序以萬彙爲節文大樂主於和以萬竅爲橐籥是以玉帛交錯者禮之偏於浮鐘鼓鏗者樂之趨於

鏘者樂之趨於

臣聞雲漢昭回日星光輝者天文之宣草木榮華山川峙流者地文之著道雖明矣非文不行事雖實矣非文不具

是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帝王之文所以昭

憲章羽翼羣經藻繪衆言賢哲之文所以傳竹素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之隆汙視文章爲準則和平渾厚質實瓌瞻驗治道之方昌

夸浮纖靡詭支離察政理之斯敦

文訓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俛俛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

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曠疲弊歲月刑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斤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骹骹而不振思窮力感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剪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

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鈿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擣穠纖吟呬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成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藝儀簿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旣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

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
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眈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
妙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以暢宣光景
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懽悲嘆莫不假是以託情
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
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
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
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
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
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

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剡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
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韻軋藻秀春楨花艷晴
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宏辭制舉大
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
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
藝闡不厲兵而曰戰爭奪派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
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
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
乃躋膺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
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

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
 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耻言之生日文之古者登諸
 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
 或鏤于麗牲懸綵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
 炫耀崇勲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
 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尔其
 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擴掖馬班凌厲蔡陳
 蹂躪柳韓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錡錡衮章繡紋
 炳炳焯焯續續紘紘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
 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諧誦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

兵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閔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
 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
 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
 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
 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
 於古乎太史公如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
 殆不止是已生日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
 冊令詔藹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
 灑噩噩渾渾洋洋稜厲蓬字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
 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

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輶轄三光封職則氣含
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
華治戎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
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
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
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芴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
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
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
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
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

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
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
孝克戢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
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
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
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
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
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
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
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

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桀驁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譎以纖况乎畢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

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乘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違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

肆爲縱橫之文孫奭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

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秉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益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

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鞿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茂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茂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

効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卮辭

至正戊戌之歲自秋徂冬予挈家避兵縣南往來鳳林杳溪之間朋友離散又絕無書可觀心邑鬱不自聊間因追憶疇昔所聞見者志之於簡以其爲言乃夫人所同好故名曰卮辭用以質諸同志者焉

聖人

天下也仁義禮樂而已矣仁義充其所固有所以治其內也禮樂修其所當爲所以治其外也是故

內外交治而天下化矣

五伯假仁義仁義不待假也根於人心之固有者夫

人有之奚獨五伯而假之也謂之假者自其行事而
言之比之堯舜湯堯固爲有間已

五帝異禮三王不
同樂此言禮樂之文耳聖人建天地之中以爲禮導

天地之和以爲樂故大禮與天地同流大樂與天地
同和此萬世之所同也五帝三王豈得有所損益也
哉

至誠之道通天人貫古今萬理之原百行之根其存
不易其運不息不易故有常不息故無疆

道德君子之寶也德其本也道其用也修行所以畜
德也立言所以載道也德成矣行不期修而自修道

至矣言不期立而自立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
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
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人身甚微細也而至廣且大者心也範圍天地經緯
古今綜理人理醜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於
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終之
以盡心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無心則
無以宰其身俵俵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爲人哉
人心之靈思而已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楊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大學致知格物之功其有出於思之外者乎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無思也不待思也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復何待於思哉

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惟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靜者道之體虛者道之具不能靜未有能乘動者也不能虛未有能致實者也不能乘動道無由而用不能致實道無自而立

聖人操天下之利器故能爲天下宰綬冕以旌功斧鉞以誅罪天下曷有不令者乎失其所操則無能以自致矣羿逢蒙不能枉矢弱弓射遠中微造父王良不能弊車不作之馬任重而致遠

聖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此天人之義古今之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萬世亾弊弊者道之失也惟其弊也故有偏而不起之處而政有眊而不行先王舉其

偏而正之蓋補其弊而已矣

天非人無以爲靈人非天無以爲生天人其一氣乎
君非民不能自立民非君不能自一君民其一職
天人之際至親且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致祥則休徵而五福至致異則
咎徵而六極生感應之機間不容髮是故善言天者
必有徵於人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
用之器蠲歛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
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

臣選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爲
治之本也

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多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
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志者不必否異於
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迂者不必
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者之以實惟善所在可以
盡天下之心矣

人君欲天下之氣之和也在遂羣生之性而納之於
仁壽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
用省財用省則賦稅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

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且安則仁讓興焉壽考至焉而天地和平之氣應矣所以菑害不作休祥存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也

民有七亾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亾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亾也貪吏欺公受取下巴三亾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亾也繇役苛煩失農桑時五亾也部落團結男女遮避六亾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亾也七亾猶可也又有七死焉酷吏歐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濫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有七亾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國安而刑措誠難也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取民其猶漁乎罔罟之目四寸則所獲皆盈尺之魚矣其弗獲者固得以遂其生也竭澤而求之繼鱗瑣馨無弗獲也而其遺類之存者幾希矣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鼎

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义而已是故有義兵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帝王爲政未有不因乎古者是故春秋大復古重變古書初獻六羽大復古也書初稅晦重變古也非古是今秦之所以凶歟

爲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

久

才各有所用當其用則其才乃見伊尹周公設不用爲相而使爲百工特百工之一耳何以見其相才乎干將莫邪以之水斬蛟龍陸剗犀革其芒刃有餘利用以割雞屠狗猶夫刀也騏驥要裏一日千里不竭蹶而可至顧使局促立仗下其與駑駘奚異哉

董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節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公孫弘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美哉乎皆可謂有德者之言矣其人固不可同年而語也然惟君子不以人廢言

天理人欲勢必相反故循天理則絕人欲徇人欲則滅天理然世固有徇人欲而合天理者有絕人欲而反天理者齊桓晉文之霸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號令列國幾於改物無非徇人欲也然其尊王室安中國攘夷狄則循天理矣楊朱墨翟老佛之徒以爲我兼愛清淨寂滅爲教無非絕人欲也至於無父無君殄人類爲禽獸之歸則滅天理矣循天理絕人欲惟聖人能之徇人欲滅天理則小人矣霸者異端處二

者之間其將盜名而陷於一偏者乎

君子喜聞己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己之過則其過可得而遂改言人之禍乃所以益己之過而已

君子有五耻而不能富貴不與焉行不擇義君子耻之言不成文君子耻之學不聞道君子耻之仕不得君君子耻之澤不及民君子耻之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

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
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一圍之木支大厦之傾覆五寸之鍵制重門之闔闢
孰謂傾危之朝一人之力不能以維持之哉

君子之於世仕隱二端而已食人之祿死人之事以
身徇國固爲難矣若夫依約玩世懷其道而不輕售
於人以完其身以樂其真斯尤難也故忘己以爲人
與獨善其身其操雖殊其志於仁則一而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
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尽

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蘄於合天心人可欺也
天不可欺也心不可欺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
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穽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
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惟
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燠其微世之饕利溺福入而
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哉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則謹言慎行也

視其足嘗若則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鷲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鼉鼈猶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畢戈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拘躰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名者禍之輿。

君子觀於水亦可以喻道矣。其流而不息似道。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侶仁其流。卑下句侶皆循其理。侶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侶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侶勇繇弱而微達。侶察受惡不讓。侶包蒙清冷以

入鮮潔以出。侶廉至量必平。侶正盈不求。侶度其萬折必東。侶信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達。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剷。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君子比禮焉。

不才之人必自多矣。不肖之人必自大矣。自多則謂天下舉莫如已矣。自大則謂已有以勝天下之人矣。是以謂自舉自棄。雖聖人教之。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而無其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少遇而獲試焉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而順命爲此言者固云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故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慚也人之有生必有死

國之有興必有凶猶物之有成則有壞理之必至者也君子雖知其然至於養身也凡可以養生而緩死者無不用於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夫處困而能亨非大人不能也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殺齊桓公困於長勺越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皆困而終亨者也困之爲道從寒之及暖暖之及寒惟聖賢知之而難言之故曰有信不信

韓愈氏曰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失明司馬遷刑誅班固庾死陳壽起而又廢王隱謫退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吳兢亦不能身貴而後有聞此殆有激而言非至論也爲史而遇禍偶此數人耳古今爲史者寧止是乎至謂孔子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此尤不然孔子之不遇非以作春秋故也况春秋之作在於歷聘列國之後乎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

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惟禮樂然哉
氣運之盛衰俗尚之美惡君子於文章可以驗之
雲漢昭回景緯宣著其天之文乎山川流峙草木繁
滋其地之文乎經緯天地黼黻萬化其聖人之教
朝廷之文閎而穆郊廟之文肅而簡都邑之文麗而
壯學校之文博而辨仙釋之文奇而遠山林之文逸
而峻丘隧之文婉而章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驚
其私說而道術畢矣斷木爲棋剗革爲鞠猶必有師

焉况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跛鼈亦千里

學亦多術矣儒墨名法道雜從橫權謀之屬均之爲學而用心異矣是以君子爲學莫慎於擇術

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明於理則合天安於義則盡命

道成而不獲於天者命也時至而不用於人者性也命在天性在人在天者不可強而致在人者不可苟而從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致之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君子所恃者善而已善者福之萃也善由於已福由於天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由於已者固可以必爲吾知爲吾所可爲者而已所不可必得者吾安敢以取必哉以吾所可爲此吾之所爲恃也

善惡之致禍福如景響之應形聲也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積惡在身如烈火銷膏而人不見君子觀夫禍福之重輕可以驗乎善惡之深淺矣是故善無隱而不彰惡無微而不著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世亦有爲善而蒙禍作惡而受福者矣古語有之猖獗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亾先人餘殃

君子之交際莫慎於取予非所當取而取之傷廉非所當予而予之傷惠取予之當否視義之何如義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君子其慎取友哉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則情真而愈宜好久而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什柱梁蚊蟲走牛羊小人雖寡爲害益甚鉅也故國家

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畝稂莠稂莠雖微不得不除者也

鵬鷄之大小各安其分也猿狙之靜躁各遂其性也物之不齊者物之情故惟聖人能使物各安其分遂其性而無不得其所

名之爲物與福相爲乘除與禍相爲倚伏名之重者福必減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子欲逃焉而不可得者也

古今有亂臣無亂民夫民未有不厭亂而思治者也思治者亂之極厭亂者治之復故易否終必泰十三

國風終以邶鄘之詩

春秋於災異雖微必書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崩一彗星三夜嘗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石隕六鷄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鵠來巢皆一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電不雨水旱饑螽螽螟之類皆悉書之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甚至也事變失於下則象變見於上故災異者天之所以譴告人君使之驚懼人君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凶不能應之禍敗至矣自非大亾道之世天未嘗不欲扶

持而安全之也

祥瑞非聖人之所上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華平連理
玄秬黃蓂麟鳳龜龍素雉朱鳥之類史牒所載不皆
出於盛明之世而往往見於衰亂之時魯以麟弱漢
以白雉亡莽以黃犀敗唐以甘露亂惡取其爲祥也
是故休符不干其祥于其仁帝王以不仁而喪亡者
有矣烏有無祥瑞而不昌盛者哉

地有是物則天有是象物之至大且多者莫如金木
水火土其在天爲五星曰歲星曰熒惑曰太白曰鎮
星曰辰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其占

云歲星所在年穀豐穰其對爲衝歲乃有殃餘星之
殃各有指焉蓋五星在天爲緯星其象爲至著故災
祥所繫爲最重攙搶彗孛句始在矢蚩尤之旗皆其
盈縮之所生也春秋冬夏伏見有時躔舍分度進退
有常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爲
吉祥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五星之謂也

災異之學漢儒所尚自董仲舒劉向歆父子並推春
秋洪範以驗陰陽禍福雖各有所據依而牽合傳會
後儒談之夫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驗災異之變即
知政事之失矣而必曰某災某異爲某事之失之所

致則既失之拘又失之妄宜其學之不終傳也
兩漢之士西京尚經術東都尚名節經術之弊流而
窒窒則僻僻則迂迂則不可行名節之弊流而激激
則矯矯則折折則不可立
江左之習崇尚老莊虛無以爲宗曠達以爲務脫略
名檢表飭風致以清談相誇詡當世莫不譏其廢事
也然淝水之役謝安以笑談却符堅百萬之衆清談
其果廢事乎

朋黨之名何自而起歟豈夫人實爲
之抑其人自致之耳漢之朋黨其人以德勝唐之朋

黨其人以才勝以德勝者羣而不黨之君子也以才
勝者同而不和之小人也及宋之朋黨則又君子小
人迭爲勝負矣嗚呼朋黨之名起國家未有不遂至
於危亾者也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
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
治之美惡運祚之懸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

天下之勢匪強則弱而皆至於亾國周以弱亾秦以
強亾勢之所趨如水就下雖聖人莫能遏之而預爲
之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尊之而親之後世遂以弱亾

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後世遂以強止周公
太公豈智不知其勢之必弊哉力弗及也雖然及其
弊也使聖人而復出焉則一弛一張所以消息調護
之者固必有其道矣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九

